

# 苏轼对《庄子》的接受研究

## ——以黄州诗词创作为中心

杨瑰瑰<sup>1</sup>

**【摘要】** 苏轼谪黄，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蜕变。这在他的诗词中，有着清晰的表现。为研究他对庄子的接受情况，本文采用文献比对研究法，将苏轼黄州创作的诗和词，与《庄子》一书进行比对。由此，统计出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词，引述《庄子》一书的，占比24%；在黄州创作的诗，引述《庄子》一书的，占比20%。通过释读这些诗、词，发现苏轼接受《庄子》有三个特点：其一，苏轼黄州词接受《庄子》，侧重于消解人生痛苦；其二，苏轼黄州诗接受《庄子》侧重于自新，并以此完成人生的升华与蜕变；其三，苏轼接受《庄子》思想，往往儒释道相结合，尤其是释道相融为一，如盐入水，彼此难分。苏轼对传统思想文化兼收并蓄、为我所用的做法，值得今人借鉴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苏轼 《庄子》 黄州诗词 接受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 I206.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3—854X (2022) 09—0092—05

苏轼历“乌台诗案”，谪居黄州，历经人生苦难的淬炼，终达于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无差别境界，而这，与他对庄子的多方位接受有关。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云：“公生十年，太夫人亲授以书，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太夫人尝读《东汉史》，至《范滂传》慨然太息。公侍侧曰：‘轼若为滂，夫人亦许之否乎？’太夫人曰：‘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乎？’公亦奋厉，有当世志。太夫人喜曰：‘吾有子矣！’”又云：“少与辙皆师先君。初好贾谊……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‘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。’”少年时代的苏轼，便体现出对儒、道两家思想的充分接受，于《庄子》更是情有独钟。

### 一、“身外傥来都似梦，醉里无何即是乡”——苏轼黄州词接受庄子以消解人生痛苦

苏轼居黄期间，创作尤多，著述颇富，并在此时走向了文学创作的巅峰。面临人生巨大变故，他情绪波动极大。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规律，在苏轼身上亦得到充分体现，且他在诗中也说：“感此每自慰，吾事幸不偕”<sup>1</sup>。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，至元丰七年四月七日离开，苏轼居黄仅四年零两个月，但他著有《东坡易传》9卷，《论语说》5卷，手抄《汉书》，创作诗歌约200首，词66首，文（含书信）近300篇<sup>2</sup>，可见著述之勤奋。

苏轼文学创作“随物赋形”，自然清新，如行云流水。他在黄州创作的词（以下简称黄州词）引述《庄子》的有16首，占比约24%。苏轼黄州词引述《庄子·逍遥游》的有三篇：

伶伦不见，清香未吐，且糠秕吹扬。——《少年游·玉肌铅粉傲秋霜》

凭高眺远……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，风露下，今夕不知何夕。便欲乘风，翩然归去，何用骑鹏翼。水晶宫里，一声吹断横笛。——《念奴娇·凭高眺远》

**作者简介：** 杨瑰瑰，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，湖北黄冈，438000。

---

白酒新开九酝，黄花已过重阳。身外佻来都似梦，醉里无何即是乡。东坡日月长。——《十拍子·白酒新开九酝》

第一首词，引用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“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”，以“秕糠”二字言紫姑神命贱位卑的虚无本质。第二首词，引用《逍遥游》里的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”言自己月下欲乘风归去，连庄周的鹏翼亦可不骑，便飘然而至月宫之中。这里，首先化用诗仙李白的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接着将鲲鹏的磅礴浩瀚引入词中。坡翁此词仙气萦绕，不似人间之语，表现了诗人超逸、高旷的情怀。第三首词，“身外佻来都似梦，醉里无何即是乡”，这里的“梦”与《齐物论》中的庄生梦蝶之梦含义相同。而“无何即是乡”，则出于《逍遥游》中的“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之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”<sup>3</sup>词中虽未言逍遥，而逍遥其乐，亦在其中矣。

十首词中，引述庄子《齐物论》的有一篇：

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。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——《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》

这首词，引述了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的“天籁”一语。天籁，就是风吹众多孔窍发出的不同声音。“兰台公子”是指宋玉。宋玉在《风赋》中有所谓“大王之雄风”“庶人之雌风”之论，苏轼对此予以否定，认为一个人能否乘此“快哉风”，应取决于他是否有“浩然之气”。

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——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

此处引述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：“……（丞，舜之师）曰：‘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！’舜曰：‘吾身非吾有也，孰有之哉？’曰：‘是天地之委形也……’”<sup>3</sup>天地委形于吾身，而身体并非我所有。“营营”一词，出自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”指的是为名利而奔波劳苦。

笑劳生一梦，羁旅三年，又还重九。——《醉蓬莱·笑劳生一梦》

这里的“笑劳生一梦”，可谓苏轼低沉的叹息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云：“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。”苏轼英才天纵，因诗下狱一百三十余天，受尽折磨。劫后余生，以罪臣之身谪黄，人生的痛苦与虚空，经不起思量与计较，或许只有付庄周之一梦，方能一笑置之。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著甚干忙。——《满庭芳·蜗角虚名》

蜗角虚名出自《庄子·则阳》：“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，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，时相与争地而战，伏尸数万……”<sup>3</sup>此处以庄子之寓言入词，极言利害之渺小，而为其牺牲忙碌，实不值得。人生的超脱，始于对俗人所重之物的轻视。苏轼亦从自省与自嘲中，走向幽默、超脱与旷达。另外，《调笑令·归雁》中“饮啄江南南岸”一句，引用《庄子·养生主》中的“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”<sup>3</sup>，雉虽求食辛苦，但仍愿做自由之鸟，而不愿被豢养在鸟笼之中。这虽是用典，却也体现了苏轼此时的人生旨趣。

以上所引，均是从文字上与庄子有直接联系的苏词。另外苏轼更为知名的如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末句“人生如梦”，亦兼含佛教与庄子之思想，因前人已论述较多，兹不赘述。

## 二、“尘垢能几何，翛然脱羈梏”——苏轼黄州诗接受庄子以求自新

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》卷二中，认为东坡诗出于《庄子》者十之八九<sup>4</sup>。张三夕在《论苏轼诗中的空间感》一文中，统计《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一书收苏诗 2024 首，注中引用《庄子》多达 400 余次<sup>5</sup>，占比约 20%。据清代邵长蘅删补本《施注苏诗》，注引《庄子》33 篇次，仅有《庄子·胠篋》一篇未在注中标出。可见庄子对苏轼诗歌创作影响之大。

苏轼黄州创作的诗歌，据《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》一书，收诗 213 首<sup>6</sup>。本文以清代冯应榴《苏轼诗集合注》之注释为依据，查阅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诗，引用《庄子》一书中的词语或意象的，计有 32 首。其中，有的诗歌引述《庄子》多处，总计 41 处，约占 20%。

苏轼在《议学校贡举状》中说：“盖中人之性，安于放而乐于诞耳。使天下之士，能如庄周齐死生，一毁誉，轻富贵，安贫贱，则人主之名器爵禄，所以砺世摩钝者，废矣。”<sup>7</sup>苏轼少年时期便熟读庄子之文，并深得庄周旨趣，在黄州时期，大部分引述庄子文的诗歌是用典。如形容春风，云“春风料峭羊角转，河水渺绵瓜蔓流”（《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》）；如形容自己寡闻，云“嗟我晚闻道，款启如孙休”（《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》）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不一而足。宋人以才学为诗，诗人们大多好用典故，这一特点在苏轼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充分。

除了用典之外，苏轼也在引述庄子文入诗时，以庄子思想为鉴，以反思自己过往的行为，如《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（其五）》：

膏明兰臭俱自焚，象牙翠羽戕其身。多言自古为数穷，微中有时堪解纷。痴人但数羊羔儿，不知何者是左慈。千章万句卒非我，急走捉君应已迟。

《庄子·人间世》云：“山木，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<sup>1</sup>庄子从事物的“有用”中推知，正因其有用，导致被砍伐、被戕害的命运。苏轼经历“乌台诗案”后，体会当极为深刻。因此，当孔毅父集古人诗句，苏轼见之，自然而然想起自身的经历，因而感慨地写下“膏明兰臭俱自焚”，言外之旨深矣。苏轼写于黄州的《洗儿戏作》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”，这首诗虽然戏谑之味很重，然而，联系苏轼的生平和他对《庄子》的接受，也可以将之看成是苏轼对“膏明兰臭俱自焚，象牙翠羽戕其身”的注脚。

再看苏轼《吊徐德占并引》：

美人种松柏，欲使低映门。栽培虽易长，流恶病其根。哀哉岁寒姿，肮脏谁与伦。竟为明所误，不免刀斧痕。一遭儿女污，始觉山林尊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云：“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”诗中的徐德占，是黄庭坚的表兄（一说是妹夫）。黄庭坚乃“苏门四学士”中的大弟子，与苏轼关系甚好。徐德占名禧，字德占，领兵打仗，拒战不利，城陷人俱亡，神宗哀之，赐“忠愍”。《苏轼诗集合注》云其“寡谋轻敌，以至于败……公于德占之歿，不一及边事，独惜其以有用之身，不知自爱，轻于授首……”<sup>1</sup>诗中，徐禧作为“松柏之材”，然所处不得其位，不意“竟为明所误，不免刀斧痕”。

苏轼在《答李端叔书》中，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深入的反省与批评。他说自己少年时期读书作文，专为应试，进士及第之后，又贪得不已，但所学甚少。而他考的是“其言极谏科”，“故每纷然诵说古今，考论是非，以应其名耳，人苦不自知，……坐此得罪几死，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，真可笑也。……妄论利害，搀说得失，此正制科人习气。譬之候虫时鸟，自鸣自己，何足为损益。”<sup>8</sup> 谪黄期间的苏轼，对自己所犯下的“口业”深感愧悔，他接着又说：“木有瘿，石有晕，犀有通，以取妍于人，皆物之病也。谪居无事，默自观省，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，多其病者。”<sup>8</sup> 苏轼凭借着对庄子思想的深入接受，对“故我”深刻观省，以求自新之路。

苏轼作于黄州时的《东坡易传》卷九云：“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说，则役于其名而为之尔。夫苟役于其名而不安其实，则大小相害，前后相陵，而道、德不和顺矣。”<sup>9</sup>这段话或是对自己和徐禧命运的最好注解。

苏轼在哀悼友人之时，或亦有警示自己之意。《庄子》思想中，以其“无用”而成其“大用”，对于经历人生低谷之后的苏轼，对其自身之行藏，当有启示。

苏轼对《庄子》的接受，还体现在他以庄子思想来抵御或消解现实困境对自身的戕害。而这，也往往与佛教思想相吻合。“乌台诗案”中，苏轼在狱中写给其弟苏辙的绝命诗有云：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”《二老堂诗话》记载，当时苏颂丞相亲历苏轼在监狱的情形，并写诗多篇。其中，“序云：‘子瞻先已被系，予昼居三院东阁，而子瞻在知杂南庑，才隔一垣。’其诗云：‘遥怜北户吴兴守，诟辱通宵不忍闻。’注谓‘所劾歌诗有非所宜言，颇闻蝶兹诘之语。’”经历监狱刑讯逼供之后，苏轼内心世界当经历一番炼狱。他在《黄州安国寺记》中写道，来到黄州住下，“舍馆粗定，衣食稍给”之后，闭门反思自己过往“举意动作，皆不中道”，他“收召魂魄，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。”其诗《安国寺浴》云：

老来百事懒，身垢犹念浴。衰发不到耳，尚烦月一沐。山城足薪炭，烟雾濛汤谷。尘垢能几何，翛然脱羈梏。……心困万缘空，身安一床足。

诗中除了有佛教空观思想之外，亦有对庄子思想的吸收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云：“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；其出不讵斤（同欣），其入不距；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已矣。”<sup>3</sup>庄子笔下的真人，对于生死的态度是等同的，自由在地来，自由在地往。《大宗师》中，无趾问老子：孔子为什么向您求学，难道不知名声是对自己的桎梏么？老子的回答十分经典，亦常为学者所注意。老子说：“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”

若从庄子的“等差别、齐物论”思想出发，“死生一条”“可不可一贯”，则何处有尘垢，哪里有罪业？于是苏轼藉此得翛然，如一条脱钩之鱼。苏轼在《与子由同游寒溪山》中云：“散人出入无町畦，朝游湖北暮淮西。”此处的“散人”当是苏轼自指，“町畦”指的是田界，引申为界限、分界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云：“……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。”<sup>3</sup>意思是，作为太子之师，要与太子的行为与思想保持一致，这样才能避免过失、祸害。庄子在此文的后面，讲了一个关于栢社树的寓言。此树合围百尺、比山还高，但木匠看也不看一眼，以为这是“散木也，以为舟则沉……是不材之木也，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”<sup>3</sup>回家后，梦见栢社树跟木匠讲说自己的无用之用，文末说：“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！”意思是你这个没用的木匠，怎么会知道无用之树的用处呢！

苏轼将自己比作《庄子》书中的“散人”，即无用之人；又将“无町畦”三字形容自己无界限、无拘束的自由自在之状况。或许苏轼历经劫难，深知自己的“有用才能”恰恰是害身惹祸之端，因而格外希求做一个“散人”罢。

苏轼《和秦太虚梅花》云：

西湖处士骨应槁，只有此诗君压倒。东坡先生心已灰，为爱君诗被花恼。

秦太虚即秦观，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。此诗为唱和之诗，诗中以“东坡先生心已灰”，来反衬秦观的梅花诗之美。

苏轼的“灰心”诗很多，如“嗟余与子久离群，耳冷心灰百不闻”（《赠孙莘老七绝》）；“心如已灰之木，身似不系之舟”（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）等等。他似乎特别喜欢“灰心”这一意象。

《庄子·齐物论》云：“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”<sup>3</sup>这里的心如死灰，意思是心的所有活动丧失了，也即外在事物对于“心”而言，不再发生任何影响。心虽然存在，但跟不存在一样，也即“无心”之状。正因为“无心”，便也像镜

子一样，万物都在其中呈现，却没有任何痕迹，也没有任何喜好与偏见，正是“不将不迎、应而不藏”之境。

在这首诗中，显然是将“心已灰”作为心的寂静不动，并以此为背景。第二句“爱”与“恼”二情齐发，则突出秦观诗之妙。以这种手法作诗，反衬效果极佳。苏轼的“心灰”，并非心的死寂，而应是庄子所言的“吾丧我”，即“至人无己”的状态。或许正因“无己、丧我”，所以能够“齐物”，能走向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博大罢！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苏轼的旷达与超脱，从《庄子》处获益良多。

综上，苏轼黄州诗引述《庄子》时，频率最高的是《逍遥游》。恰因身处磨难之中，苏轼积极吸取庄子的逍遥自由之说，以期自适，终能抵达超旷、飘逸之境。并且，他吸取《庄子》书中“有用无用”的辩证思想，以反思自己的过往得失，以求自新之路。而这里的思想，有时也与佛教思想相互融通。

### 三、“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但尽凡心，无别胜解”——苏轼居黄接受庄子呈现出三教合一的特点

苏轼在黄州写给苏辙的信中说：“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但尽凡心，无别胜解，以我观之，凡心尽处，胜解卓然。”<sup>8</sup>此处“逍遥”二字，出于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；“随缘”二字则源自佛家之语；“但尽凡心”出自《孟子》中的《尽心上》。一封家书之中，苏轼很随意地运用了道家、佛家、儒家之言，可见其对于三家思想之融会贯通。苏轼十岁从母读书，便以范滂作为立身之榜样。入仕之后，身处忧患，更见其人性情。他在《与李公择书·其四》中云：“吾侪虽老且穷，而道理贯心肝，忠义填骨髓，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，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，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。”<sup>8</sup>

苏轼不仅是这样说的，而且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在黄州期间，惊魂甫定，安顿自己及家人之后，并没有走向仅求一己安宁之“独善”，而是尽其心力、以自己的方式来造福百姓。

苏轼听闻溺婴之事，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云：“闻之心酸，为食不下……俗人区区，了眼前事，救过不暇，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？……初生，辄以冷水浸杀，其父母亦不忍，率常闭目背面，以手按之水盆中，啾嚶良久乃死。”<sup>8</sup>他以罪臣之身，请求革除陋习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号召黄州乡绅捐助钱物、成立救婴组织，自己虽极端贫困，仍带头捐资。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这实是儒家仁义精神的体现。

诚如苏辙所云：“既而谪居于黄，杜门深居，驰骋翰墨，其文一变，如川之方至，而辙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苏轼居黄，亦从佛教中吸取了人生智慧，以安其心。他与佛印等僧人常有书信往来，《与佛印二首·其一》云：“今仆蒙尘垢，垂三十年，困而后知返”<sup>8</sup>，表明自己尘心三十年，欲求佛法以洗之。苏轼《黄州安国寺记》则云：“……于是喟然叹曰：‘道不足以御气，性不足以胜习。不锄其本，而耘其末，今虽改之，后必复作。盍归诚佛僧，求一洗之？’……间一二日辄往，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则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静，染污自落，表里翛然，无所附丽。私窃乐之。旦住而暮还者，五年于此矣。”<sup>8</sup>文中清晰地表明自己在安国寺中焚香而坐、自我省察的过程，并达到身心俱空，物我相忘之境。这对于敏感的苏轼而言，不啻一剂安心良药。

苏轼对庄子思想的接受，有时亦与佛教思想相互纠缠，彼此难分。四十九岁时，苏轼与朝云所生幼子名苏遁，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，元丰六年全家自黄州移汝州，元丰七年七月到达金陵。七月二十八日，苏遁病亡。苏轼为此写了两首哭儿诗，其中有句“归来怀抱空，老泪如泻水”<sup>8</sup>。另一首曰：“母哭不可闻，欲与汝俱亡。故衣尚悬架，涨乳已流床。感此欲忘生，一卧终日僵。”<sup>8</sup>老年丧子，痛不堪言。然过不多久，苏轼好友滕达道写信劝慰，苏轼回复云：“丧子之戚，寻已忘之矣。”<sup>7</sup>好友蔡景繁女儿病逝，苏东坡在黄州写信安慰说：“惊闻爱女遽弃左右，切惟悲悼之切，痛割难堪，奈何！奈何！情爱著人如藕胶油腻。……区区，愿公深照，一付维摩、庄周令处置为佳也。”<sup>7</sup>

佛教以空观思想处世，看空生老病死，而庄子对待生死亦十分达观。《庄子·至乐》中记载有庄子妻死，庄子“击缶而歌”，惠子质问庄子，庄子云：“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慨然！察其始而本无生；……形变而有生。今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”<sup>3</sup>庄子认为，人本无生、无形、无气，受气而生，变之以死，正如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，最终回到天地自然的怀抱。如果我嗷嗷痛哭，这便是不通达的表现。在庄子看来，生与死一样，为死亡而悲伤，不仅徒劳，且并无意义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亦云：“庄子将死，弟子欲厚葬之。庄子曰：‘吾以天地为棺槨，以日月为连璧，星辰为珠玑，万物为赍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？何以加此？’弟子曰：‘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。’庄子曰：‘在上为乌鸢食，在下为蝼蚁食，夺彼与此，何其偏也！’”<sup>3</sup>此篇为外篇，虽有学者疑非庄子本人所作，但此处对待死亡的幽默豁达，与庄子思想一脉相承。

综上所述，苏轼居黄期间，对庄子的接受呈现出融三教于一炉的特点。他曾说：“孔老异门，儒释分宫。又于其间，禅律相攻。我见大海，有北南东。江河虽殊，其至则同。”<sup>7</sup>可见，他对儒释道三家异同是深入思考过的，并认为三者恰如江河之异流，最终融通为一，归于大海。苏轼在人生大节上，始终坚守士大夫的行为准则，尽心竭力担当作为。在对待人生变故、忧患、磨难之时，则以庄子思想“安时而处顺”，尽力使自己“哀乐不能入”。在这一点上，往往与佛教思想相结合，难分彼此。人们常道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命运坎坷如苏轼者，一生经历多次大起大落，中年到晚年除了短暂的得志之时外，不是被贬就是行走在被贬的路上，如果没有丰富的思想、智慧的心灵和顽强的意志，怎能尽其天年？

苏轼谪黄，在黄州经历了人生蜕变。历经磨难后，他不断地吸收释、道思想，为我所用。《庄子》一书的逍遥、齐物之说，影响苏轼极深。黄州期间，他躬耕于东坡之上，常以庄子思想反观自己过往三十年之得失，不断地精进、自新。他以庄子的齐生死、等差别，来消解自己的精神上的苦痛，以庄子的“无用、有用”的辩证思想反省自己的行为。苏轼这种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兼收并蓄的做法，值得今人借鉴。

#### 注释：

1(12)苏轼著，冯应榴辑注，黄任轲、朱怀春校点：《苏轼诗集合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783、1101页。

2 本文统计主要以丁永淮、梅大圣、张社教编注《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》为准，词加入了一首《南歌子·带酒冲山雨》，《苏轼词新释辑评》认为此词作于元丰五年，从其说。

3(4)(5)(6)(11)(16)(17)(18)(19)(29)(30)庄子著，安继民、高秀昌注释：《庄子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8、304、370、51、70—71、84、77、64、66、30、233页。

4(7)刘熙载著、叶子卿点校：《艺概》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71页。

5(8)张三夕：《论苏轼诗中的空间感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2年第2期。

6(9)参见丁永淮、梅大圣、张社教编注：《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》，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。

7(10)(27)(28)(31)苏轼著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，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725、1487、1664、1961页。

8(13)(14)(20)(21)(22)(23)(24)(25)(26)丁永淮、梅大圣、张社教编注：《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》，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56、357、391、420、343、400、316、141、141页。

9(15)苏轼著，龙吟注评：《东坡易传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33页。